

中国三叠纪研究的奠基人
我国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地质学家

许德佑

(许德佑先生罹难六十周年纪念志)

许培生 许鄂生 编

2004年4月

中国三叠纪研究的奠基人
我国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地质学家

许德佑

(许德佑先生罹难六十周年纪念志)

许培生 许鄂生 编

二〇〇四年四月

谨以此书寄托对先父许德佑先生的由衷
敬意和深切怀念！

许培生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邮编 1000875)

二〇〇四年四月



许德佑先生遗像

1908-1944

目 录

1. (代前言)	1
2. 许德佑先生在野外工作(照片)	4
3. 三位被戕的地质学家	5
4. 大公报刊登追悼会启事	7
5. 中国三叠纪研究的奠基人	9
6. 四十年代一位知名的地学家许德佑	11
7. 许德佑(丹阳县志)	13
8. 地质之魂	15
9. 为了忘却的纪念	17
10. 侯学煜先生书信	19
11. 回忆许德佑先生	21
12. 卢衍豪先生书信	22
13. 古罗马城的劫运	25
14. 威廉第二被放逐后之生活	27
15. 毕卡教授之天空探险	30
16. 大陆洲之漂流	34
17. 扬子江泛滥及洪水的伟说	37
18. 军械商人与世界大战	41
19. 窦克诺克西—技术统治	48
20. 法意邦交与中欧和平	53
21. 裁军会议与四强协定	58
22. 法德两国在萨尔之角逐	62
23. 西班牙往何处去	68
24. 法国外交上的两大胜利	78

25. 德奥纠纷与法意在中欧之角逐	83
26. 法国社会党之分裂	89
27. 西班牙总选举后之日益右倾的政治	93
28. 比利时之法西斯蒂组织	103
29. 暴风雨前夕之西班牙	111
30. 小协约国承认苏联前的态度的分析	116
31. 法意亲善声中之两国外交政策检讨	121
32. 全世界白俄侨民中之法西斯蒂组织	124

许德佑先生简介（代前言）

许德佑（1908—1944），江苏丹阳人。1944年四月二十四于贵州晴隆县属礦厂地方工作途中遇匪被害，享年三十七岁。

许先生1920—1926年分别于江苏丹阳第二高等小学，苏州市立中学，上海私立澄衷中学读书。1927年考入复旦大学文科，入外国语文学系，兼修社会科学。1928年转入政治学系，同时攻读东吴大学法律学院。1930年夏，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学士学位。同年秋，补习法语，十月离沪赴法，入法国南部蒙彼利大学地质系学习。1935年，先生28岁毕业于蒙彼利大学地质系获硕士学位。随之赴巴黎参加法国地质学会，在巴黎大学古生物教研室随乔纳德(Joledud)习甲壳类化石，随门契科夫(Menhikoff)习珊瑚化石。1935年夏，先生突患急性盲肠炎，施手术后不久离法回国。

许先生于1935年7月回国上海。同年11月入南京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古生物研究室技士，兼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36年加入中国地质学会，被推为中国地质学会志助理编辑。1939年11月26日，先生32岁于昆明和张雪冰女士结婚。1940年4月，因研究卓著，获中国地质学会第九次纪念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同年12月13

日得子碚生。1941年11月27日任复旦大学史地系兼任教授。1942年被推为中国地质学会助理书记及会志编辑。同年7月升任技正并兼任古生物研究室无脊椎古生物组主任。1943年3月，除鉴定青岩化石群外，暇时代国立编译馆著中学博物教科书中之普通地质及地史学部分。并编辑中国地质学会志22卷及23卷一、二合期。1944年3月，获中央研究院第二次丁文江先生纪念奖学金（地学门）。

许先生地质工作遍及江苏，湖北，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华南各地。1939—1944年，曾五次来黔地质调查。（1）1939年2月11日到贵阳后，即赴青岩，关岭，龙里，贵阳附近，以及黔北遵义，桐梓一带进行三叠系地层研究，采获大量化石。（2）1941年9、10两月测制镇宁，永宁，平坝，清镇，安顺间黔滇公路沿线地质图。（3）1942年9月29日再次离北碚来黔，于镇宁，晴隆，兴仁，法郎，关岭，青岩等地携陈康先生研究三叠系地层。在青岩发现丰富完美之安尼锡克期化石群。（4）1943年1月，先生经安顺赴紫云调查汞矿。（5）1944年3月16日离北碚到贵阳筹备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会毕，携陈康先生、马以思女士于4月17日抵盘县开始填制二十万分之一地质图。拟由盘县沿旧公路赴茅口，于4月24日行至晴隆县属礦厂地方于工作中遇匪被害。

先生虽年华不永，但著述甚多，共有著述80

篇，其中属政论及自然科学评论之类的文章有 49 篇。地层古生物学的著述有 31 篇，其中有未完成的地质学专著 5 篇。先生就读复旦大学和东吴大学期间，曾参加田汉，洪深在法租界创办的南国艺术院。并组织复旦剧社，加入上海市话剧活动，随南国剧社赴镇江，南京各地公演，任宣传、导演各职。并扮演“莎乐美”剧中之一角。同时创办“摩登”杂志，发表文艺作品。

许先生 30 篇地质著述中，论述贵州地质的有 13 篇，其中包括未完成的 3 篇……。

许先生虽工作时间不长，但著述甚多。无论哪种著作，均有益于社会。尤地地质著述至今仍为广大地质工作者常引用。先生对我国，特别是贵州地质学的贡献颇大，可谓良才。先生之不幸，实为地质界一大损失。专此志文，永以怀念。

贵州省地质学会地层古生物专业委员会
1982 年 2 月 17 日



许德佑先生在野外工作



陈康

许德佑

马以思

三位被戕的地质学家

野外地质考察是一项艰苦逾常的科学活动，正如徐霞客所说：“登不必有径，涉不必有津”，“受寒受跌且受饥”，甚至有生命危险。然而地质工作者为了探索自然奥秘，不顾种种艰难而冒险工作，有些人甚至为此殒身。

1929年3月，杰出的地质学家赵亚曾先生在云南昭通县考察时，遭到土匪袭击，惨遭枪杀。

1944年4月，又发生了震动社会的土匪戕害三位地质学家的大案。这三位地质学家就是本文要介绍的许德佑、陈康和马以思。

许德佑(1908—1944)，江苏丹阳人。在苏州市立中学读书时长于数理课。1927年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兼修社会科学，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中学同学陈鲤庭最友善。经陈介绍，加入田汉、洪深所办的南国剧社，担任过导演。1930年毕业后去法国留学，入蒙伯里大学地质系，193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加入法国地质学会。当年回国，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任无脊椎动物研究组主任。抗战前主要研究湖

北的三迭纪地层，抗战后研究西南地区的三迭系。1940年获中国地质学会赵亚曾纪念奖金。1941年兼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1942年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编辑。1944年3月获丁文江纪念奖金。

陈康(1916—1944)，广东番禺人。家境贫寒，由伯父供读。1937年考入广东文理学院博物学系。1941年毕业，毕业论文为《广东连县东陂之地质》，由校方送教育部核审，部方聘杨钟健先生审阅，杨大为赏识，遂与黄汲清、李承三联名推荐陈康入中央地质调查所供职。他与许德佑合著《贵州西南部三迭系》重要论文。1944年初发表《广东连县广西系动物群之发现》论文。

马以思(女)(1919—1944)，原籍四川成都，生于黑龙江省。1931年迁居上海，入同济中学，德文成绩优秀。1939年毕业于合川国立二中，以成绩优异被保送入重庆中央大学地质系。毕业后以优等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随尹赞勋、许德佑研究古生物，著有《黔北之下三迭纪动物群》等论文。去世时年仅二十五岁。

兼通五种外语，实为罕有的英才。

1944年4月，许德佑偕陈康、马以思从北碚出发赴贵州西部调查地质。17日抵盘县，开始测绘比例尺二十万分之一地质图。21日行至盘县东边，宿于兴中乡。当地以易某为首的一帮土匪盯上了他们，并发现他们使用的是新钞票，于是决心下手。23日，许等三人离兴中乡赴茅口，当晚宿在一个姓叶的保长家中。次日，该保长为他们雇了挑夫三人，其中两人就是匪徒。上午十时，一行人走到普安、晴隆之间的黄厂，埋伏在路旁的持有三支步枪的九个土匪一跃而出，即向许德佑射击，子弹由背穿腹，许当即殒命；匪徒将陈、马二人缚绑，带到一片树林中，马以思惨遭诸匪侮辱后，与陈康同被杀害。匪徒们劫走现金数万元及行李、仪器等。另一挑夫逃走，中午即向保长报案，陈马二人被杀尚在下午，但该保长并未派人营救。

当时，土壤学专家侯学煜先生正在盘县工作，得知此案后，一方面向上级拍电报告，一方面电约盘县和普安两县县府官员赶赴出事地点，首先将三位死者入殓，随即侦查凶手。侯先生查知案件发生后有数人住在叶保长家里分东西，推测与此案有关，便将由保长雇来的挑夫三人拘审。侯先生仍称奉中央严令，如不吐实，立即枪决。三人坚不承认，乃命士兵数人先拖出一人，

鸣枪三响，回屋报告说“已毙了”，余二人缄口如故，便如前法又伪毙一人，剩下最后一人方供出匪徒姓名及下落。以后陆续捕得二十四名匪徒，匪首易某拒捕，被当场击毙。

许、陈、马三位灵柩运至贵阳，在花溪公祭后安葬，并立碑纪念。当时任经济部部长的地质学家翁文灏作长诗《泣祭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痛悼云：“地质重调查，前进自素志，奈何国未宁，英华屡陨坠。一日伤三良，哀伤尤洒泪；忆昔赵亚曾，学高而早死，自川进入滇，昭通遇匪怒，饮弹归黄泉，伤我元良士。今兹黔西行，三人同失事，损失更可惊，匪氛何太肆，……许君学最精，尤可佩才智，耐穷蓄书物，真纯良可师。陈马二后进，敏学复精思，在吾地学中，皆是贤良器，屈指全国民，非可容易致，喟彼愚顽氓，疯狂如儿戏，僻地轻戕戮，学人岂能避。培植需时长，何罪遭蹶蹶，设位遥哭临，凄怆涕盈眶。”

中国地质学会为了纪念这三位以身殉职的学者，于1945年依赵亚曾纪念奖之例，分别设立三项奖金：许德佑纪念奖授予有成就的学者；陈康、马以思奖学金授予优秀的地质专业学生。三项奖均授过五次，获许德佑纪念奖者有赵金科、顾知微等；获陈康奖学金者有李星学、穆恩之等；获马以思奖学金者为池际尚、郝诒纯、刘东生等。

《人物》1986年第2期

杨新孝

·其他·

中国三叠纪研究的奠基人



许德佑先生遗像
1908—1944

——纪念许德佑先生遇难50周年

王正新

许德佑先生是前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古生物研究室无脊椎动物组主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是四十年代活跃在我国地质界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地层古生物学家。1944年4月24日，许先生偕同陈康先生、马以思女士在贵州晴隆县境内进行地质调查时，三人不幸惨遭土匪抢劫杀害，先生享年仅37岁。今年4月是许先生遇难50周年纪念，回顾他短暂峥嵘的一生，缅怀他为我国地质科学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为地质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特撰写此文，以示纪念。本文承先生之哲嗣、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主任许碚生同志提供照片及部分文字资料，在此致以谢忱。

一、活跃在文坛的杰出人才

1908年12月8日许德佑先生出生于江苏丹阳县城。幼年就学乡里，秉赋过人。16岁时考入苏州市立中学，18岁转入上海塘山路的私立澄衷中学校，他沉默寡言，学习努力。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上海市郊，先生因同情革命被迫退学。同年夏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兼修社会科学。许先生进入复旦大学后对文学艺术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参加文艺活动。1928年转入政治系，同时攻读东吴大学法律系，193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在校期间许先生与著名文学家剧作家田汉、洪深等在上海法租界西爱威斯路创办南国艺术院，组织复旦剧社参加上海市话剧团演出活动，并随南国剧社赴镇江、南京等地公演。同时，以“右人”笔名撰写文学作品和社会科学论文，刊在上海各报副刊及《复旦校刊》上。代书局翻译书，为一些大杂志撰写文章。

1930年秋，许德佑先生补习法语。1931年，年仅24岁的许先生赴法留学，入法国南部蒙伯里大学攻读地质学。他除致力研习地质专业课程外，空闲里仍热心从事文学、自然科学和政治评论的写作活动。针对时弊和动荡不



王正新：男，馆员，成都理工学院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610050，成都市二仙桥东三路1号）

安的世界形势，发表了许多卓有见解的文章，刊在国内《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及一些报纸副刊上。如：“法兰西的异国剧场”，“军械商人与世界大战”，“西班牙总统选举之后日益右倾的政治”，“法国农民运动之探讨”……都是有见地的优秀评论。

青年时代的许德佑先生，才思过人，博览群书，精通英文、法文，酷爱文学艺术，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他著述颇丰，仅1931—1936年6年中就发表文学、政治评论、科学文章近50余篇，是当时难得的杰出的青年人才。

二、勇攀地质科学山峰

许德佑先生有感于当时中国的贫困落后，政治腐败，遂决心舍弃文学与政治，抱着科学救国的热切希望，到法国学习地质科学，以报效祖国，复兴中华。他好学勤思，常随教师到野外看露头，测剖面，掌握第一手素材。回来后利用法文基础好长处，到图书馆阅览各种专业图书资料，苦心钻研，不仅成绩优异，并获得了硕士学位。1935年许先生毕业后，赴巴黎参加法国地质学会，并在巴黎大学古生物研究室随乔纳德(JOLEAUD)教授学习研究甲壳类化石，又拜门西科夫(Menhiere)教授为师，学习研究珊瑚化石。他虚心受教，苦读精研，在科坛上崭露头角，曾用法文撰写了《撒哈拉西部的石炭纪珊瑚化石》、《法国 Tanout 的甲壳化石》两篇论文，发表在《法国地质学会刊》上，赢得了法国同行的赞誉，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许先生回国后，选三叠纪生物地层为研究方向。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不顾当时野外物质生活的艰苦，常到野外实地考查，足迹遍及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他随黄汲清先生赴杭州城郊；偕计荣森、盛莘夫两先生去南京龙潭青龙山；与王恒升先生到广西八步凤凰山；同岳希新先生去湖北秭归；同陈康先生调查贵州地质，对各区的三叠纪生物地层及矿产地质作了深入的研究，并鉴定了大量的化石材料。许多三叠系地层单位名称，都是经他研究后命名的，至今仍为我国地质工作者采用。

先生研究我国三叠纪生物地层时间虽短，但成就很大，造诣颇深，撰写了《中国之海相三叠纪》等论文50多篇，都在中国地质学会历届年会上宣讲，并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上。由于他在三叠纪生物地层的研究方面硕果累累，造诣精深而被同行誉为：“许三叠”。并获得了中国地质学会颁发的第九次赵亚曾研究奖和中央研究院颁发的第二次丁文江纪念奖。

三、为人楷模，风范永存

许德佑先生虽然很早就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工作态度，治学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乐于助人的品德都值得后辈们学习。他热爱自己从事的地质科学事业，工作兢兢业业。如像在南京受日本飞机大轰炸的恐怖情况下；在长沙喻家冲简陋茅舍的油灯下；在重庆北碚酷热的炎暑日子里；在贵州野外调查的风餐露宿中，都从未动摇自己的信念，从未稍怠自己的研究工作，辛勤地耕耘着三叠纪生物地层的园地。

许先生艰苦奋斗，自奉节俭，一贯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在野外工作时，包装标本的草纸，都是他带去的并且用过多次，还舍不得扔弃。事情虽小，精神感人至深。

许先生为人满腔热忱，和蔼可亲。对后学更是热情指导，耐心帮助，从不把资料占为已有。凡是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或同他一起去野外考察过的同行，都能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和无私的帮助。

许德佑先生著作目录共74篇从略。

(1991年2月收稿)



70年代一位知名的地质学家

——许德佑

《地球》1983年第3期

边兆祥 王武峰(《地球》主编)

前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兼古生物研究室无脊椎古生物组主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许德佑先生，是四十年代我国地质界一位卓有成就的地层古生物学家。1944年4月，正当他前去贵州进行地质调查，路经隆昌境内，不幸惨遭土匪抢劫杀害，时年37岁。同时遇难的还有陈康、马以思（女）两位地质工作者。今年是他们遇难39周年纪念。回顾许德佑先生峥嵘短暂的一生，缅怀许德佑先生为我国地质科学作出的宝贵贡献，贵州省地质局和贵州省地质学会，趁去年中国地质学会60周年大庆之时，曾将许德佑、陈康、马以思遇难后安葬在贵阳花溪的墓加以整饰重建，并立碑文，举行祭奠，以志地质界同仁对他们的缅怀和纪念。

峥嵘的岁月

许德佑先生，江苏丹阳县人，1908年12月8日生，兄弟五人，德佑最小。幼年就学乡里，秉赋过人，16岁入苏州市立中学，18岁转上海澄衷中学，至1927年，因参加学潮，被迫退学。同年夏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兼修社会科学，开始参加文艺活动，与许寿昌、陈鲤庭、陈万里友善，时相过从。1929年转复大政治系，同时攻读东吴大学法律系，至1930年毕业。在学期间，与田汉、洪深创办艺术院，并组织复旦剧社，创办“摩登”杂志，积极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并开始以“右人”的笔名，撰写文学作品和社会科学论文，发表在上海各报副刊及《复旦校刊》上。

1931年，24岁的许德佑开始赴欧洲留学，入法国蒙伯里大学地质系。在此期间，他除致力攻读地质

专业课程外，仍热心从事业余文学、自然科学和政治评论的写作活动，针对时弊和动荡不安的世界形势，发表过许多有见解的文章，登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和其它报纸副刊上。如《法兰西的异国剧场》、《军械商人与世界大战》、《西班牙总统选举后之日益右倾的政治》、《法国农民运动之检讨》等篇，都是切中时弊的评论。

青年时代的许德佑，风华正茂，才思过人。他博览群书，擅长数理，精通英法等国外语，具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文学修养，因之著述十分丰富，仅他留法至回国期间的短短六年（1931—1936）共发表文学、科学、政治评论文章达50多篇。这在中国青年科学家中是十分杰出的人才。

勇攀科学险峰

许德佑先生鉴于当时中国的贫弱，政治腐败，遂决心放弃文学与政治，抱着科学救国的热切希望，去法国学习地质科学。他好学勤思，勇于实践，经常随同指导教师到野外调查，采集大量标本，又回到实验室进行鉴定分析。由于他法文基础好，还经常到图书馆翻阅各专业图书资料，详做笔记，苦心钻研，终于取得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1935年毕业后，随即赴巴黎参加法国地质学会，并在巴黎大学古生物教研室随乔纳德（Joleaud）教授习甲壳类化石，随门契科夫（Menikhoff）教授习珊瑚化石，学业益进，曾撰写《萨哈拉西部的石炭纪珊瑚化石》、《法国Tanout的甲壳化石》两篇法文论文，均发表在《法国地质学会会刊》上，赢得法国地质同行们的称赞。

1935年7月，许德佑先生由法回国，11月入南京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古生物研究室技士兼北平研究

院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36年加入中国地质学会，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助理编辑。1941年兼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1942年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助理书记及《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编辑，同年7月升技正兼古生物研究室古生物组主任。

许德佑先生自1935年回国至1944年四月遇难，短短十年，为学会和《会志》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和地层古生物的研究作出了显著成绩，曾先后两次获奖，即1940年获中国地质学会颁发的第九次赵亚曾研究奖和1944年获中央研究院颁发的第二次丁文江纪念奖。

许德佑先生，在法国是研究珊瑚与甲壳类化石的，回国后，本应继续研究，但当时地质调查所有两人正在研究，他就毅然放弃原计划，另选三叠纪地层古生物作为主攻方向。为了掌握三叠纪地层古生物第一手实际资料，他不顾当时物质生活条件的困难，经常到野外进行调查，足迹遍及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他随黄汲清赴杭州一带，偕计荣森、盛莘夫赴龙潭青龙山一带，与边兆祥去云南，同王钰到宜昌，与王恒升去八步，与岳希新去秭归，偕陈康去贵州，对三叠纪地层古生物以及矿产地质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做了大量的鉴定订正工作，许多三叠纪地层单位名称，都是经他鉴定后命名的，至今仍为地质工作者所采用。许德佑主攻三叠纪地层古生物，不仅填补了我国地质科学研究领域中的空白，也为我国海相三叠纪地层古生物奠定了基础。他这种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